



中庸集略卷下

第十九章

松山書館藏

呂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為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故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善繼文王事親之志也序爵序事旅酬燕毛者善述文王事親之事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故繼志述事上達乎天此之

中庸集略卷下

春官天府凡國之玉
鎮大寶器藏焉若
有大祭大喪則出而
陳之既事藏之註玉
鎮大寶器玉瑞玉器
美者稀珍及大喪陳
之以華國也

春官守祧掌守先
王先公之廟祧其遺
衣服藏焉若將祭
祀則各以其服授

謂達孝者歟祖廟者先王先公之廟祧也宗器
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天府所掌者也若有大祭
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周書所謂赤刀大訓弘
璧琬琰大玉夷王天球河圖之類是也衣裳者
守祧所掌先王先公之遺衣服祭祀則各以其
服授尸是也時食者四時之物如籩豆之薦四
時之和氣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
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親者邇
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

皇祖等名曲禮
下三三此語未考
○至孫曰編冠玄武子
姓之冠也註姓生也孫
是子之所生故曰之子
姓○喪大記卿大夫父
兄子姓立于東方○
史記外戚世家曰不能
成子姓索隱曰鄭玄
註禮記云姓者子姓
謂眾孫也○周禮夏官
司馬下凡祭祀掌士
之戒令詔相其灋事
及賜爵呼昭而進之
註賜爵神惠及下也
此所賜王之于姓兄弟
祭統曰凡賜爵多正
義曰此所賜王之于
姓兄弟者以其呼昭

為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
以為玉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
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
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
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亡則中
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
者也有事于太廟子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群
昭群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

曲禮上

祭統三三三

雜記下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喪服小記曰婦祔祖姑

註疏可考

高祖

祭統曰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九分祭統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云

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

穆而進之云昭穆明
非異姓是同姓可知
姓生也子之所生則孫
及兄弟皆有昭穆

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
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
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
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
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禮嘏孰可以資
裸獻孰可以執籩豆至于執爵沃盥莫不辨其
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
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
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於

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
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
而為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
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
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
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郊社之
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事上
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
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

根ハナイ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此序鬯而尊卑
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幣交神明也裸鬯求神
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太宰
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裸將又卑於鬯也故小
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
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酌尸之
獻下逮群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
逮賤也既祭而以燕毛為序所以序齒也序昭
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

周禮天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註曰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
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正義曰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
方之色者上云祀五帝以為迎氣於四郊之外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
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雖幣不
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云二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
謂至此祀圓丘方澤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坐親酌以獻尸
春官太宰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祗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盥詔大號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太禮註曰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正義曰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
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璜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
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盥謂奉稷

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註曰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送裸謂贊王
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
凡鬱鬯受祭之啤之奠之正義曰案大宰職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小宰
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從大宰助王也云將送也裸送送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
尸者上云贊玉幣爵爵據祭天而下引云裸將是據祭宗廟且上大宰不言贊裸將則大宰不贊之
故此註云贊王酌鬱鬯也祭天地既言無灌案宗伯涖玉鬯又案禮記表記云親耕桑盛秬鬯以事上帝
上帝得有秬鬯者案春官鬯人職掌共秬鬯下所陳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秬鬯不用鬱鬯廟言灌
且亦天地無裸也天地無人職用鬯者唯有宗廟及裸賓客耳

乎庶人推親親之恩至於燕毛序齒仁之至義
之盡也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也歟詩曰孝子

不匱求錫爾類此之謂也○又曰推先王報本
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
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
之情狀其孰能知之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乎
二十章六節三節則章句ノ二百ナリ
人第二十章第一節哀公至
兗州仁義ノニツテ人道ハツキク
程子曰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孔子曰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惟能
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

三ノ主人之道ヲコノ合点ニミタモリカ
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伊○又曰不知天則於
人之愚知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
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
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
二句トモニミテ云
思事親不可不知人○呂曰所謂文武之政者
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
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
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又曰道者人倫之謂也非明此人倫不足以反

萬正淳問呂氏曰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人者合天地之中而言之天道固所以合天地人而言然方論修身以道則不必遽及於此也孟子論仁只說仁心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則仁者人之意自是分明今日合天地之中所謂仁者而言則似謂不足以為仁必合天下之人而後足以為仁也是其為言大而無當不若人皆有之等語為明白切要而詳盡也

其身而萬物之備也故曰脩身以道非有惻怛之誠心盡至公之全體不足以脩人倫而極其至也故曰脩道以仁夫人立乎天地之中其道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也其所以異者天以陰陽地以柔剛人以仁義而已所謂道者合天地人而言之所謂人者合天地之中所謂人者而言言之非枯乎有我之私也故非有惻怛之誠心盡至公之全體不可謂之仁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愛雖無間而有差等則親親大矣所

以無當不若人皆有之等語為明白切要而詳盡也

仁者人之意自是分明今日合天地之中所謂仁者而言則似謂不足以為仁必合天下之人而後足以為仁也是其為言大而無當不若人皆有之等語為明白切要而詳盡也

大者行仁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行仁之道時措之宜則有義也天下所宜為者莫非義也而尊賢大矣知尊賢之為大而先之是亦義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中父子首足也夫妻判合也昆弟四體也其情不能無殺也尊賢之中有師也有友也有事我者也有其待不能無等也因是等殺之別節文所由生禮之謂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游曰螟蛉有可化之質蜾蠃有能化之材知

贏字或問二火全本三皆贏三作青義

コノ二句を精イテ説ナレバアトクニシテカ
コレモトリ
ソコヲレク

仁ト云合点
ソ非枯乎有
我之私也ト
云カソコ言也

コレト云リ
ヒツメテ
キヤウシ
アリマ

子首足也

昆弟四體也

其情不能

無殺也

尊賢之中

有師也

有友也

有事我者

也有其待

不能無等

也因是等

殺之別節

文所由生

禮之謂也

故曰親親

之殺尊賢

之等禮所

生也

○游曰螟

蛉有可化

之質蜾蠃

有能化之

材知

是說然後可與言政也然則政之所託可非其人乎故曰為政在人人固未易知若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圓曲直無所逃矣故曰取人以身規矩準繩無他人道而已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楊曰人存則政舉故為政在人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故取人必以身脩身而不以道非有諸已也則身不足以取人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故脩道必以仁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於一已者也蓋無公天下之誠心而任小已

コノ向ララニ道ニラツコメタ各各ナレトモイフ
レヌハ

禮記鄭玄註曰已止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並疏者服之則輕

礼ノ字ノトリヨフハロ氏モ游氏モ同シテ章句ノ音ヲ得ル

之私意則違道遠矣然仁者人也愛有差等則親親為大義者行吾敬而已時措之宜則尊賢為大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高曾祖考子孫曾玄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親親之殺也有就之而不敢召者有友之而不敢臣者此尊賢之等也因其等級殺而為之別禮之所由生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其斯之謂歟○侯曰文武之政或舉或息繫乎人之存亡若待文武文武ヲ生レカワツテ興而舉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能由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

天下ノ人ヲ合セテ愛スルガ仁テ中テモ親
ト云フ
大ナモノ

高曾祖考子孫曾玄
正義甚詳ナリ

文武ヲ生レカワツテ

文武而已○又曰天下之大萬機之繁非一人
之所能舉也必得天下聖賢而共之身苟不脩
則賢者不屑也故取人以身○又曰人實難知
津陶談知人則招能官人欲知人而不知天則賢不肖
或失其宜雖知有所未盡亦非知人也人之道
天理也盡天理則道盡矣已不能盡天理安能
知人乎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第二十章第二節天下至家矣
程子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明道○文曰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明道○文曰
知知仁守勇決伊川○文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
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
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伊川○王彥霖問道
者一心也伊川言ハツ有曰仁者不憂有曰智者不惑有曰
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
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
仁也智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

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
大也○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止是誠
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又曰生知者
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
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於郟子
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
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伊○又曰生
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氣質問生而知之要
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伊○

當作德三程全
道本冬老

又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伊○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
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
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
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
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
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
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
暴自棄是也伊○又曰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

論語八剛毅木訥
仁三近ト云中庸ニカ
行ヲ近乎仁ト云レハ三
十賢ヤ學ヲ仁ニ近イ
モノ至行モ人ト云モ

チカレトヨム合也

也力行學之コレトヨシクシテ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謂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

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之矣○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其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強行此五者○呂曰天下古今之所共謂之達所謂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行所謂達

仁知レテヲヨラフルニ或
問ニアルゾ

德者天下古今之所共有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求之有三知之則一行之有三成功則一所入之塗則不能不異所至之域則不可不同故君子論其所至則生知與困知安行與勉行未有異也既未有異是乃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學勉行為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中庸之所以難久也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

三德之知
自三百七
ラレテ

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猶言
小之成小大之成大

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身之脩未之有也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是三者未有不能脩身者也天下之理一而已身小以成小天下大以成大無異事也舉斯心以加諸彼遠而推之四海而準久而推之萬世而準故一身脩而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而所以治天下國家皆出乎此也此者何中庸而已○又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

台... 味○文集董叔重問
呂去閣云云... 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
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
性亦好銖項當以日為
喻以為大明當天萬物
咸觀亦此日耳都屋之
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
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
只為隨其所居而小
大不同耳不知亦可如
此論人物之性否伏乞
指誨曰亦善 五十一

有三人焉皆有日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
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于廣廷之中三人所見昏
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凡
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
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游曰仁者不憂智
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成德也論語本文孔子自謂我無能
焉夫成德豈易得乎能知好學力行知耻則可
以入德矣○侯曰知耻非勇也能耻不若人則
勇矣

第二十章第三節九為至

程子曰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
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
之道伊○又曰體群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
無不察矣忠厚之至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祿食此所以勸士也明道
○呂曰經者百世所不變也九經之用皆本於
德懷無一物不在所撫而刑有不與焉脩身九
經之本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次之以

語類三比段之間夕朱
子ノイワルハコレハ過
云分コノワケナクテハナ
イ九經ハカリテ天下
スルト云フテハイソコ
ハ大ナラフアゲラニエ

張子代八學術ハ知
孔成性カ一アリ太カ
呂氏モ一ツ全ク得タ
人トホトニ修身ノ道
ニ最初ニレテ云フ

尊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次之以親親由親
親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由朝廷以及其
國故子庶民來百工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
人懷諸侯此九經之序視群臣猶吾四體視庶
民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自天子至於庶人
一是皆以脩身為本我之於道也知崇則無不
知知有諸已矣禮卑則無不敬能有諸已矣故
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顛沛造次一於
禮而不違則富貴所不能淫貧賤所不能移威

物格知至

行得ル

天下國家ヲ

治九經ノ
本トヤホト
ニレテ云フ

道ヲ建皇極トシ
夕章句ハカリソ

コレカワルイ

九經ノ事ノ段トレレニツツク

コレカワルイ
ヲ云フト
十同レ

武所不能屈所謂強立而不反者也故曰修身
則道立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
禮義由賢者出知賢為可尊則學日進而知益
明然讒色貨之害皆足以奪之正惟知之審信
之篤迎之致敬以有禮則患賢者之不至未之
有也故曰尊賢則不惑又曰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所
好則與同其樂所惡則與同其憂此諸父昆弟
所以相勸而親故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又

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大
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也非其人黜之可也任
之則信之信之則敬之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
民既任之矣又使小臣間之諫必不行言必不
聽而怨乎不以內適足以自眩外不足以圖治
矣託之以大事則小事有所不必親必使慎簡
乃僚惟所任使則大臣勸於事君矣故曰敬大
臣則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君視
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所報可知矣待之

周書同命一語

論語以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

以忠信養之以重祿此士所以願立乎其朝矣
故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又曰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愛之如子則凡可以安之者無不為
也使之所以佚之取之所以治之雖勞而不怨
此農所以願耕於其野矣故曰子庶民則百姓
勸又曰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不通工易事
以羨補不足則男不得專事於農女不得專事
於桑且將為陶冶為梓匠為釜甑以食為宮室
以居耒耜錢鏹以耕耨欲其穀不可勝食材木

周頌臣正當疇疇乃錢
鑄集傳錢鏹鏹
皆田器也

轉

夏官桑人掌受財于職金以備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註矢箠春作秋成正義曰按士喪禮明器有獻素秋成註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此矢箠亦然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註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為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

不可勝用得乎故百工之事國家之所不可無也雖曰末技所以佐其本業者得以盡力此財用所以足也所以來之者亦能辨其苦良而制其食則工知勸矣如稟人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賞此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者也然則來百工而不來商賈者蓋百工之所須皆商賈之所致也百工來則商賈自通有不必道也遠人惟可以柔道御之遠者不柔則邇者不可能故聖

百工細工ニシルモノハ手商賈カモテクルスハ一時ニ有リ

コレモ遠イ國ノノト

ミレタソク

繼絕世先代夏殷ノアトヲ主ルルノノ語類三毛説レテ論語繼絕世ノ註ニ興滅繼絶世ノ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中庸ノ或問ノ大全ニ西山真氏曰繼絶如周武王立夏殷後興滅如齊桓公封衛

人貴乎柔遠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道也柔遠能邇此四方所以歸也繼絕世者無後者為之立後也舉廢國者已滅者復之也治亂者以道正之也持危者以力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而薄來燕賜多而納貢寡也凡此皆所以懷諸侯也懷其德則畏其力矣九經雖曰治天下國家之常道無誠以行之則道為虛矣雖終日從事而功不立也人不信也此不誠所以無物也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

章句ニシテト

章句ハ切ニ參勤ラサセテニト

コレハタニ同ノノゾク

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誠也○游曰齊明所以一其志盛服所以脩其容非禮勿動則內無逸德外無過行內外進矣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脩身則道立去讒則任之專遠色則好之篤賤貨則義利分貴德則真偽辨夫如是則見善明用心剛矣故尊賢則不惑尊其位所以貴之重其祿所以富之同其好以致其利同其惡以去其害則禮備而情親諸父兄弟所以望乎我者足矣故親親則不怨○又曰不惑在

キワテ精レイ説朱子ノ或問モコノ旨也

理故於尊賢言之不眩在事故於敬大臣言之○又曰人情莫不欲逸也時使之而使有餘力莫不欲富也薄歛之而使有餘財則子庶民之道也故百姓勸日省月試以程其能餼廩稱事以償其勞則惰者勉而勤者悅矣此來百工之道也故財用足コレモ或問ニコレデモヨク送往迎來以厚其禮嘉善而矜不能以致吾仁待之者甚周責之者甚約此柔遠人之道也故四方歸之繼絕世則賢者之類子孫無不悅舉廢國則功臣之後無不勸亂者懼焉

コレモ或問ニコレデモヨク

ヨイ説章句ノ上ヨコレデモト三ニ

危者怙焉其來也節以時其往也遣以禮則懷
諸侯之道也夫如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
所制者廣矣故天下畏之經雖有九而所以行
之一者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為虛文是無物也
○楊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者君臣一體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矣子庶民
則百姓勸者赤子之無知雖陷窞在前而莫之
知避也使之就利而違害在保者而已其子之
也如是百姓寧有不勸乎○又曰去讒遠色賤

正宗カ家ナトカカレテマラセシメモソ

コレハ厚往薄來朝聘以時ツツニマモソクツツカモソ

章句ニコレヲト

コレモコレガリテ子庶民トハイワケハツツハ只一端デ楊氏モイワレタカ

貨者人君信讒邪邇聲色殖貨利則尊德樂義
之心不至而賢者不獲自盡矣雖有尊賢之心
而賢者不可得而勸也○又曰官盛任使不累
以職則以道事其君者得以自盡矣故曰官盛
任使所以勸大臣也遇之不以忠信養之不以
重祿則士不得志有寡貧之憂尚何勸之有故
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之不盡其力薄
歛之不傷其財農者願耕於其野商賈者願藏
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途而養生送死無憾矣

中庸集注卷下

十一

此所以勸百姓之道也○又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又曰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為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

下モ格物ノカラスニモ

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イニテ物ニキル
コレガトリスツクニ一ノ誠意ノ一ニハニタ合サル、或問ニテ
コレヲ關雎麟趾之意ガアツテモ周公之法度ヲ行ハナラタト然後カラスカフモニテソレハ程子ノ語ノ主意ニナリ

第二十章第四節 九事至不窮

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コレハ自テニト取シモノソフ

○又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

ソノ物ニ定ムル小徳

博文ヲ學ブ

張子ニ接物皆是小徳統會處是

張子ノ二説モ皆致知豫ニテソレハイソクハ明善ノ誠身ニハスラ或問ニナリ

以應物也。○呂氏王豫定ノ意ヲ旨シク云ホトニ章句ノ旨ニアラス呂曰豫素定也。素定者先事而勞，事至而佚。既佚則且無所事，其憂不素定者先事而佚，事至而憂。雖憂而亦無所及於事，冠將至而為干櫓水將至而為隄防，其為不亡者幸也。故素定者事皆有成，言有成，說事有成，業行有成，德道有成，理用而不括，動而有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精義者，豫之謂也。能定然後能應，則能定者，豫之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擬議者，豫之謂也。致

用也能應也，成變化也。此所以無跲困疚窮之患也。言有成，說則使於四方，不憂乎不能專對也。事有成，業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不憂乎不能治也。行有成，德則富貴，不憂乎能滂貧賤，不憂乎能移威武，不憂乎能屈也。道有成，理則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不憂乎不合也。○游氏豫定ノ誠テイワレタ或問ニメテアル章句ノ上旨モコレナリ游曰：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應。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誠。以行則無

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効如此故繼九經言之

窮人ウラ游曰第二十章第五節在下至身矣

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

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

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

惡伊○又曰這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只是人不道他這裏道一作到知此便是明善○又

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又曰人患事繁累思

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

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

窮豁然貫通只是一理伊○又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

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

無功明道○又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

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易曰知至至之○游ヨイ說孟子ノ註ニモコレヲセラレタ曰欲誠其意先致其

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

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

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誠身ニア各

誠身ニア各

コノ楊氏ノコトバハ
明善却テ擇善ノ
アトニシテ尤コレハ固執
カシキモノ云々凡コレ
ト先ハアトサキニナリタ

朋友之間テ道ガツキ
子ハ人ヲ見立テテ様カ
ナク於所厚者薄ク
ノ合点ハカラミタモ
フナ

コノアトニ條ワルイ或
問ニアリ

塞所以五典克從也○楊曰不明乎善雖欲擇
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
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
行於妻子况能順其親乎故欲順乎親必先誠
於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况於朋友
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
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
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况欲治
其民乎不可得也○又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

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又
曰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
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
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
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
天下之理得矣

第二十章第六節 誠者至
必強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
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

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
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
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コノ細字ハ皆記錄者ノ語カ不知可考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
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
無息解誠也或以
○又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
問先生先生云云

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明○又曰主一之謂
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又曰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
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
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言之若不勉不
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得不得不
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
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
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

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
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
只是講論文字伊○問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
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
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
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
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
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伊○又曰知

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為本知
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
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
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之事故可與幾
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
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
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能始條理故能終條理
猶知至即能終之伊○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又曰思曰睿思

三十一
三十一

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思亦不通也川伊○又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川伊○問張旭學草書見誓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川伊○又曰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川伊○張子曰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又曰以心求道正

遺書問命與遇何
張橫渠云行同報異
猶難語命語遇可也
先生曰人遇不遇即是
命也曰長平之戰四
十萬人死豈命一半
曰是亦命也曰遇者
起便是命當如此說
趙卒皆一國之人使
五湖四海之人同時
死亦是常事又問或
當刑而生或為相而
餓死或先貴後賤或
先賤後貴此之類皆
命乎曰莫非命也既
曰命便有此不同不
足怪也全書十九語
類九十九曰問橫渠說
遇曰他使說命就理
說曰此遇乃是命曰
然命有二有理有氣
曰子思天命之謂性
是理孟子是帶氣
說曰然○又曰橫渠
言遇命是天命遇
是人事但說得亦
不甚好不知至學真
又問曰但不知他說
命如何

由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知彼為不思而得也
我身引付テスル
○又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
性ハカチテカナイカ至極チヤホトニトコモテモユツクスル
有在虛実動靜ナシモカモノコサマ
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
コレガ命ヲ
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
遇○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呂
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天下萬
古人心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
若合符節是乃所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

無勉無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
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
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
而復之故明有未究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
必固善不擇道不精執不固德將去學問思辨
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求之至之非人一
已百人十已千不足以化氣質○一本云誠者
理之實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
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

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之所
能爲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
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
也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
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
而與天無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縱心所欲
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待乎思勉
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雖誠而猶
雜之僞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

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猶不足以至乎誠故
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君子
將以造其約則不可不學學而不能無疑則不
可不問未至於精而通之則不可不思欲知是
非邪正之別本末先後之序則不可不辨欲至
乎道欲成乎德則不可不行學以聚之聚不博
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
學之道造約爲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問
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故曰有

君子段之或問三

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コノ一段モワルイ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故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コレモワルイ學也問也求之外者也聞也見也得之外者也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為性知所以為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

聞見ノ力ヲ性命トシテモノハシリタレサテ吾心ニハイカナルモト
コレモワルイ

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于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故曰有弗思思之不得弗措也理有宜不冝時有不可道雖美矣膠於理則亂誠雖至矣失其時則乖不可不辨也辨之者不別則不見不講則不明非精義入神不足以致用故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四者致知之道而未及乎行也學而行之則由是以至于誠無疑矣知崇者所以致吾

ソノミシ
問聞見ガ
コレモワルイ

知也。禮卑者所以篤吾行也。學之博者莫若知之之要。知之要者不若行之之實也。行之之實猶目之視耳之聽不言而喻也。如日月之運行不可得而已也。篤之猶有勉也。篤之至于誠則不勉矣。行之弗篤猶未誠也。故曰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コ一段極好章句モコレヲル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者君子所貴乎。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柔者可進於強，愚者可進於明，不能勝氣質則雖有志於善而柔不能立，愚不能明。

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反其同而變其異也。思誠而求復所以反其同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所以變其異也。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學問之益乎。故學至於尚志以天下之士為未足則尚論古之人。雖質之柔而不立者寡矣。學至於致知格物則天下之理斯得。雖質之愚而不明者寡矣。夫愚柔之質質之不美者也。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

字問ハ朋友講習陸師親友デケレハナラヌレテアトニ故學子至於尚志ヲトシテ講習メテ云

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不美
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
果於自棄其為不仁之甚矣○謝曰誠是實理
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止是謂專一實理則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問中庸只
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楊曰論語之教
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
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
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

謝氏尤精於實心之學知極之理

楊氏之論最精

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第二十一章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

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

反而誠之則聖人伊○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

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程子曰由明以至誠

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伊○

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

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

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孟子三誠天之道一段云云孟子仁義等一モノ根ヲイワレタ

フ條ハトシト知行ニテタヨイト或問ニテ

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于天性也○
呂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
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
言聖人之所教也一本云謂之性者生之所
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成德者
至于實然於不易之地理義皆自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
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
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
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第二十二章

誠者天之道也

禮運ヤ尚書ノトバ
トクク天ノ理ヲ云々モ
畢竟スル天ノスルモ
チハ各分ガアリテチ
カテアル賛天地之化育
ト云モコノ合点テソノ
程子ノ語ハヨクイワレタ
ト云テ或問ニモホメテ
アリ語類ニモ二條ホ
メテアリ

程子曰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
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
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
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又曰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明道○又
曰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明道○

人ノ上カフ次第ヲツケテ教ヲカタル
カヨクキヨク
ソノ人ノ上
テヒキタイテ
誠テイハ
云

只其中間ト云ヨラナ
全体純一ノ誠ニヤホドニトクニタラヌト云フノアラフ
様ガナシ

程張ノ云分段ニ或問ニ
アルトアリゾサテ畢竟
人ナラ本義ニハアワヌ本
義ハ易ノ書ガ窮理事
性至於命テアルト云フ

又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
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盡人盡物與天地
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コレモ贊物デナイト云合点ト三ハ○又曰凡言充塞
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
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本自充塞氣更說甚充
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
早却是別一件事也コレ又二通りワケヲセカヌト直ニ贊レ充塞スルテハナリ伊○張子曰二程解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
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

性既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
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
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
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カクモテソソルテアルト云フハタテ今言知命與
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又
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
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
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
末如之何矣○又曰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

性ハカフレタモレビヤシラシライテ自蔽塞スルト云モ思

一説ニテヨラシモ化シラシレタカクモハ

大雅生民篇曰誕后
稷之穡有相之道集
傳曰相助也言盡人力
之助也

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
端與○呂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
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
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
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
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
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
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
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

爾塞偏
正ニクニテ
云

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
人之遠禽獸者幾希矣人心トハチカラ
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
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
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
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
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
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
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于民之析因夷隩鳥
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毼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

性人物ニヤト云フ

疑當作昏明強柔

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
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
此之謂與天地參○游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
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
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
盡人之性也誘然皆生者各得其理則盡物之性
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

先生云古語テハアルニイヌレノ語テツクツテ書ツラフ

コレヲトバガキトモトモ是也ニテツクテ千萬人之性ハ
ト云フ

楊氏萬物備於我
云皆レレ盡人之性
物之性理ハ一ニ事ハ
レクノ事実場カ
ル

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
成位乎其中矣○楊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
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
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
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
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
故也○問天下將亂何故賢者便生得不豐厚

先生云天地人ヲ云

或問ニアル如ク云コトイ

アノ様ニ云テアルハ漸次アルヲ云タモテコレヲレ贊化育參天地モツクテ分内ト云フ

三篇三十一

侯曰氣ハルイ氣ガ氣之所鍾便如此曰有變化之道乎曰在君相斡旋之力爾若舉賢任能使政事治而百姓和則天地之氣和而復淳厚矣此天下所以有資於聖賢有賴於君相也子思曰贊天地之化育正謂是耳若曰治亂自有數而任之則何賴於聖賢哉子思所以言贊化育也書亦曰祈天永命如此而已コノ侯氏ノ説出來タソ

第二十三章

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

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伊○又曰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伊○又曰人自提孩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又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自有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明○又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就一事中用志不分

先生云去性上修致曲トハキクツコト全体デシテユクドレカラト云フナシテ顔子明道ナドノ分上ゾトケニモセヨ成功ハソ同ノ字ヲ見ヨ致曲ト去性上修トト合テ云先生云曲能有誠ハ一事ノ上ニモ誠ガアルト云フデハナイ曲スレバ誠ニ至ルト云フゾ章句ノ意ハソトカフ曲能有誠カ下ハソクソ

亦能有誠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カクイワルニテキル或問ニアリ
便有物如參前倚衡如有所立卓爾是也形則コレカラハヨクニタモ
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
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
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
跡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伊川○游
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
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
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間鄙詐不萌

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
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
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
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
汚以為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
泯矣不知其所以然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
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揚曰能盡其性者
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
致曲也

德ノ上ニテモ
正或問ニハ
游氏説ヲ
イトスル
コレハヤト
ミラモノナリ

ソノカキテヨ
ムトリ

成徳三ナリテ自然三前
知ルガ本法ノ心ヲ用
テ前知スルハイヤリ
ト見ステタモソ

第二十四章

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

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

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又曰蜀山人不起

念十年便能前知○呂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

則天地人物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與

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

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即我

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然達乎神明非

コレ異端カ前知スルガアルソクニヘテノフジヤ

釋学ニカクテ眞言トニハタツトク釋学ハウチヤルソクニハ吾佛ハキツク様ナモノクシテト云フ佛氏モ前知ハイヤレト云フニ引

聖人ハコソヨクナクテハナイト云フ

前知トイハバヤ方所カアルトミタモ

サキニアルモノヲカ前知スルナレバ相手カアリテラフゾ

神明ニ体ニテスレバ前知

ト云フハ云々
ラ又ニ体カ
サキニレテ
サレト云輪
ト云フハ

五云呂氏ノ説ハ本文ニ
アワヌ章句ヲ見ヌ著
筆四休テテ皆非前
ト見タモソ先生曰
然

特前知而已○一本云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

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

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

不前知况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

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

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

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第二十五章

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

コレニ向ハ興亡禍福ヲレラフモノクシテ動乎四体ヲ云ヒハセヌノ本文カアタリニハ明カニミ

聖人ノ心ニ感スルニチラス

コレ心合於氣氣合於神ト同ニラフ如何

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
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伊○又曰聖人
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
物乎明○又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
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
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又曰學者不可
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
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

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
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
得而况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
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伊○又曰成已
須是仁推成已之道成物便是知伊○又曰古之
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
至於喪已伊○又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由如
卦之德乃卦之韞也伊○又曰性不可以內外
言伊○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溥淵

合点

呂氏合内外之道
也トヨミタモノトニ
餘ノ衆ノ條ト下カ
久トニニエモアリ
句ノ様ニモニニ

泉而出之川伊○呂曰誠者實而已矣所謂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
則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
力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
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為
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
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
是所謂仁智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内外而無
間者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

天ハカタクラスニブリビヤニヨツテ自無内外之別ソハ二分クニ形ノモチニハカアルホトニ内外カクテカワヌ

畢竟ナルガ誠カタツトイニヨツテ
明善誠意
ヲ誠ヲ得ル
ヨフニスル

内外之别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梏故有内外生
焉内外一生則物自物已自己與天地不相似
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内外之別哉
故具仁與智無已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德而
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又曰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
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
夫盡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
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

天ヨリ生ニツクモ
トモトニ

ソレ無内外

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
之言所以異也○游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
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コレハミナセキトハヨクモヤリ道ト云フ自成自道
猶言自本自根也コレヨイタリサレモコレラハテ章句ノヨクニハハヨク以性言之為誠以理言之為
道其實一也○揚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
然也○又曰萬物一體也成已所以成物也成
已仁也コレハ孟子ノ智者行其所無事ヲ以テ合天下之公言之也成物智也即成已
之道而行其所無事也仁智具性之德也有成
已之仁故能合内外之道有成物之知故知時

章句ト云フ

無事ヲ以テ云々モ

措之宜也○又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
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也孔子
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又曰知合乎内外之道則禹稷顏子之所同可
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内
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
自是而平觀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
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又曰精義入神

顏子ノ陋モ禹稷ノ徳モ優劣ハナイ易地皆然カハ顏

子カ陋モ三居テモノ禹稷ノ平天下ノ行ハイテスクテハ六合内外之道ソ

コレハワルイモハ又交養ス

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内外之道也○侯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子思恐學者以内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猶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已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第二十六章

已上人物ト

仁知性之德在已而已ト云フコカ

一條ノ主旨天道ヲ云
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自相續不

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

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

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伊川○問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

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

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

性性自在也賢所言見者事顯所言見者理如

曰不見而章是也伊川○又曰子在川上曰遊者

コレハアチナトリヨラビヤ上ノハ自然ト云フ一條デハ事ニラワレチト云フ

事ノ字理ノ字最可詳味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
宜昭義問有慶殺自
天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 集傳云言天
命之不易係故告之
使無若紂之自絕于
天而布明其善譽
於天下又度殷之所
以慶興者而折之於
天然上天之事無聲
無臭不可得而度也
惟取法於文王則萬
邦作而信之矣

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
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此乃天
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明道○
又曰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
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又曰詩云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
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然則文王

呂氏七文教ハヨカ此
段本聖人至誠ノレ
ルニラツテ云々タテ
ビヤニカカラフ天道テ
云カチカイジ

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行只為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
心熟便自然別○呂曰實理不貳則其體無雜
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非使之也
機自動耳乃乾坤之所以闔闢萬物之所以生
育亘萬古而無窮者也如使之則非實非實則
有時而息矣久者日新而無敝之謂也徵驗也
悠遠長也天地運行而不息故四時變化而無
敝日月相從而不已故晦朔生明而無敝此之

先生曰學者心
今今今按
文王ノ心

此天地日月ハ本文テ
タリハナイ天地全体ヲ
カタラフテカク云フ

謂不息則久四時變化而無敝故有生生之驗
 晦朔生明而無敝故有照臨之驗此之謂久則
 徵生生也照臨也苟日新而有徵則可以繼繼
 其長至於無窮矣此之謂徵則悠遠悠遠無窮
 者其積必多博者能積衆狹厚者能積衆薄此
 之謂悠遠則博厚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
 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之謂博厚
 則高明博厚則無物不能任也高明則無物不
 能冒也悠久則無時而不養也所以載物覆物

呂氏ハスベテ此章ノ
 中カラトシトカワルヲラレ
 ラスニ上ラツクニシテ
 人ガキニシラレタ

成物者其能也所以章所以變所以成者其功
 也能非力之所任功非用而後有其勢自然不
 得不爾是皆至誠不貳而已此天地之道所以
 一言而盡也天地所以生物不測者至誠不貳
 者也天地所以神者積之無疆者也如使天地
 為物而貳則其行有息其積有限昭昭撮土之
 微將下同乎衆物又焉有載物覆物成物之功
 哉雖天之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
 多而已山之一拳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

トシト天地全体ヲ至誠
 無息ニアテ生物之多
 不測ヲ不測則又以下
 不測ニシテトクマイン

博也厚也段

不測ヲウケタセ

如此者ヲ一段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一段

アツクツモル中ニ神彩カシテスル

コレト聖人ノ至誠ヲ天地ハ配ノムラツニ上カラハツケラレタラハ

博厚配地ノ段トスル

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己カラノ引付ガワリイ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為可欲之善アルトシテハコレヨリハヨクモトモコノ分カデミレハナシトシラレタモシレハ可考不克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于聖然所以至于聖者克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良心コソナワツヌト云テタシモ成徳ノ業ヲセマシユ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岳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何トヤコソナワツヌカ天ニ天之所

或問ニ段ニアルトシテコレヨリハヨクモトモコノ分カデミレハナシトシラレタモシレハ可考
聖人由積累出來タヨクモトモコノ良心ヲ三ツテ聖人ニナルトテナシ

以為天コノ語カワリイ或問ニアルトシテハ人ノカノツテル語ノ五ヨクガワリイ不已其命而已コノ語カワリイ聖人之所以為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コレモ皆天地ノイワレ○游曰博厚而不久則載物之德隨矣高明而不久則覆物之道缺矣是則悠久者天地所以成終始也故所以成物不不學而士數年高知高道中

第二十七章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疑焉皆是一貫明道○又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三百三十分

三ツテ聖人ニナルトテナシ
優大哉トイハルニヨコノ人ニヨクモトモコノ分カデミレハナシトシラレタモシレハ可考

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又曰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明道○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是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明道○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

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

游行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不尊德性則問

學從而問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

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又曰尊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語輕尊德性猶

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

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

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

中庸集略下

四十六

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始也

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楊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

トクト合セテミレガサク
又ノ説テスキトノミラ
又ノ呂氏ハ逐句ニ義ヲ
チトツノ中デキキ
フガ一ツコレデキル
ナラ温故ニト教
クトノ二句ハ諸説
デイマツキテミカ
ヨイ

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桔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疑哉○又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又曰國無道可以卷而懷之然後其默足以容此明招保身之道非遵養之有素其何能爾不然雖欲卷而懷之其可得乎○又曰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

周頌酌篇於鍊王
師導養時晦集
傳曰此亦頌武王之
詩言其初有於鍊
之師而不用退自循
養與時皆物

頌可見

氏ト見合
スレトア

三十三道ガ物ニアル
云フカ

通不無上說下從叔呂五說上從山毫一性德爵自書家伯名

至則不及故惟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
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
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
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
高明中庸折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
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待人
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第二十八章

呂曰通下章寡過矣乎已上無德為愚無位為賤有位無

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
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至周之世而從夏殷之
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三者有一焉取裁
之道也故王天下有三重焉議禮所以制行故
行必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必同軌考文所
以合俗故書必同文惟王天下者行之諸侯有
所不與也故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蓋有以一之
也如此則寡過矣○揚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
賤無位也而好自專居今之世無德無位而反

此コトハ
合点ソ

中庸集註 下 四十九

王制曰變禮易業者
考不從不從若君流

カフ三代ノ礼ヲ云テサテ
周ノ礼ハ今用之吾從周
ト云セラル、カフ三代ノ
礼ヲ沿革セテ云テサテ
云フカ孔子ノ言カヨク
コノ語テ三タツト云フ

古以有為皆取裁之道明招不為也故繼之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禮樂制度書
文必自天子出所以定民志一天下之習也變
禮易樂則有誅焉况敢妄作乎有其位可以作
矣然不知禮樂之情則雖作而不足為法於天
下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作也况無其位
乎○侯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
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明二代之禮
皆可沿革也宋杞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禮今

用之則吾從周此孔子之時中也顏淵問為邦
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此沿革之大旨也通天下等萬世不弊之法也
使孔子而有位焉其獨守周之文而不損益乎
論語第二十九章
程子曰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
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
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
○呂曰君子之道必無所不合而後已有所不

レキカケ
ト云

合偽也非誠也故於身於民於古於天地於鬼神於後世無不合是所謂誠也非偽也物我古今天人之所同者也○楊曰動凡動容周旋皆是也行則見於行事矣○侯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之心即吾之心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也前聖之道後聖之道是也天也人也無它理也是理也惟聖人能盡之故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道也法也則也非吾一己之私天下之道天

コレモヨク未盡ノ動ハ兼言行テ下テ言行ニイヒラケタモノ

極テ精シ章句モコレレシタ

コト容貌ノ儀ヲ動ニシテ事業ヲ行フ事ト云フモノ

下之行天下之言吾由之而不悖爾所以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

天下古今ノ所共由ラカミテレ

第三章

程子曰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又

此一條做題目人思議可也

此類百四十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一段有書其事回造化立命之意

今日說聖人非不可也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足

此條ノ下ニ本文ニ細字如此アリ金書十九ノ下ハ遺言

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
本天地ヲ云テ孔子ニアルコトハバウリイ
用處大德是存主處如俗言敦本之意伊○又
曰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
コレハ天地ヲ云ク
處也此言仲尼與天地合德伊○張子曰接物
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
也○呂曰此言仲尼譬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
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化循環而無
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鑒而不已達晝夜之
道也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並育而不相害
コレカフハ天地ハカリテ云クヨリニ上カラズクハハツケニシテカワルイ

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不
相悖之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
川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大德所以
敦化也○一本云祖述者推本其意憲章者循
守其法川流者如百川派別敦化者如天地一
氣○又曰五行之氣紛錯於太虛之中並行而
不相悖也然一物之感無不具有五行之氣特
多寡不常爾一人之身亦無不具有五行之德
故百理差殊亦並行而不相悖○游曰中庸之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ト合点セヨ
萬物ハ天地ノ感デ生ジタモ
多寡不常カ
ルニカリン

コレ皆一端デ云々
トト思フカヨイソレ
テ内外本末ヲ子ル
ト章句ニテ

或云小以成小多クモ
聖人ノ徳化デ云
コノ説ヨカラフアト
サキカミテ聖人ヲカ
タルコトハハカリカ
天地ヲトリツキカ
ナイサテソレハ
ミソコナクノコリハ
三ノワルイ

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
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春夏）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
體元而亨利物而正（真ノ義）一喜（秋冬）一怒通於四時夫是
之謂律天時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使五方（王制ノ字）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
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修下襲水土
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高
明配天無不覆幬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
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植者皆

コレヲ天地デ云

コレヲ聖人デ云ニシテソフナ

コレカスル聖人仁カ体智カ用
ト云スレテ
ミタモ

裕如也是謂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以或
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勤以利物
者智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
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化
則知川流者智之用○侯曰譬如天地之無不
持載無不覆幬萬物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譬
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所以並行而
不相悖也

章句ノ分配ニ長度合タヨクニシラセ

第三十一章

聰明睿知人君之德
ハヨク説ナレトモ聖人ハ
千万人ニスレバ自出
庶物ノ旨ヲ得テス
或問カクハ旨ナリ
或問大全ニリテ説
トモイアリイニクツ
トモイアリドチテモ
トモイアリドチテモ
トモイアリドチテモ
トモイアリドチテモ

程子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
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
伊川○呂曰此章言聖人成德之用其效如此聖
人成德固萬物皆備應於物而無窮矣以上第二節然其所
以為聖則溥蓄充盛與天地同流而無間者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至大如天至深如淵時而出之如四時之運用
萬物之生育所見於外者人莫不敬信而悅服
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非有天德孰能配之
○揚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伊又易曰知臨大君
臨卦六五

三ノ聖人
天地ノ上
トモイアリ
タメニ云

之宜吉則聰明睿智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
臨而不容不足以得衆容而無執不足以有制
執而不敬或失於自私敬而無別或無以方外
非成德也溥博如天則其大無外淵泉如淵則
コトヲミテキキクナク成徳ト云フ
其流不窮淵泉言有本也而時出之則其流不
息矣故民莫不敬信而悅服凡有血氣之類莫
不尊親則與天同德矣故曰配天
第三十二章 五斷
程子曰肫肫其仁蓋言厚也明○游曰自惟天
道至聖

中庸集義卷下 五十五

以聰明睿智聖德也寬裕溫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為仁或執以為義或敬以為禮或別以為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彞也凡為天下之常道皆可名於經而民彞

為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

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

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

誠之道也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

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

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

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故其言之序相

因如此○揚曰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曰聖

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何也曰聖

人性ニヨリテト云フナイヲサセヌゾ常ノスジ

コノ句ヲ皆ムカヒテイタルヲルイテ章句或問ハ皆聖人ノ身カラニテ天下後世ニ及

コレ手前アタヒテ章句ニハアラワコトイテハイワヌ

至誠ノ道ノ外ハアラワレタモノニツテハナイ

先生曰至聖至誠ノク

人人倫之至也以人言之則與天地相似而已
故如天如淵以至聖言之誠者天之道誠即天
也故其天其淵以至誠言之此其異也

第三十三章 其美其大也曰君子居則遷而動則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便

是箇持氣象伊○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

舒伊○又曰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

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

矣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

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

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伊○又曰聖人修己以安

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

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

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

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

下平之道明○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

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

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

務當作爲鷺ノ
字ハ句會ニシ通ズ
トレ或ハ務於ニ字ナ
シ楊氏未カテ
ハスニ又字彙聯
遇切音務驅馳奔騰
也ノ字義モアリ

曰君子之道克諸内而已故闇然而日章小人
鷺外而不孚其實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
尚絅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可厭簡疑於不
文溫疑於不理淡簡溫所謂闇然也淡而不厭
簡而文溫而理則闇然而章矣此克養尚絅之
至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以其無適而非
道也故於不聞不睹必恐懼戒慎焉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其克此之謂乎○又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蓋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

コレモ長度ヨイ

コノ三句ヲ楊氏ガヨクミラレタ

コノ條本文ノ意ニアラズ

天茲其所以爲至者乎○又曰孟子言大人正
已而物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
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
○侯曰不愧屋漏與慎獨不同○又曰自衣錦
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
序也又曰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
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
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意義無窮
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之

コレヨイニヨラシクセシ朱子ノ表出メサレタ

侯氏一人コレヲヨクミトラレタ

天命ノ性ノ

コノ條コノ前ノ條ト前後ノセタラズヨカラフ次第カアラズ

中庸一部ヲヨクミトツタモノ

程子曰聖人齋戒以
神明其德矣

中庸集略卷下終命又其本而曰其意薄無窮
 限意而後與天下之始及其至也豈難辨察也
 取也又曰子思之書中庸也欲求其終始不離中
 尚略至無難無與至矣子思再始入謝致謝之
 ○子曰不誠無物與誠者不同○又曰自亦能
 誠始也曰外自誠五也又曰誠者天不乎之者
 曰而誠五也曰誠自五也大人又曰誠五曰而曰
 夫意其終也為至者乎○又曰蓋子言本五



元祿甲辰

